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三一五四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訂報價目　廣告價目　本報總館　營業分處

新華日報徵求讀者意見啓事

本報創刊到現在，即將屆滿九週年，我們深知，本報九年來的存在、改進和發展，都是因爲經常得到讀者們的愛護、贊助和幫助的緣故。……

新華日報啓　十一月三十日

胡軍猛犯陝甘寧南線

柳林鎮被侵佔正向馬欄進攻中

進犯鹽城軍被殲三千人

▲延安九日廣播　國民黨軍胡宗南部以五六團兵力，分路向陝甘寧邊區之關中分區大舉進攻，已侵入邊區三十餘里，侵佔我南梁要衝柳林及楊家店子。（按柳林距關中專署所在地之馬欄市南七十華里，楊家店距馬欄市東四十里）在馬欄南之該軍一二三旅之三六七團、三六八團，四十八旅之一四三團及陝保三團分兩路由宜君、耀縣會同佔我武王山後，八日又佔我柳林，現正向我淳、耀二縣府所在地之關爾鎮猛進。在淳、耀東北方面抄襲馬欄。此一戰爭，係由胡部一二三旅旅長劉子奇親自指揮。胡部所到之地大肆搶劫，僅在文王山附近之姚家灣、四古莊即搶走我羣衆三十餘人，牲口二百餘頭，糧食二十餘石。月來胡部在我關中不斷進犯計達十五六次，均遭我軍民擊退，十一月份卽被我消滅俘虜共五百餘人，民兵英勇參戰，并俘獲進犯軍三百餘，平毀敵對鎮關中之碉堡五分之一以上，胡部此次大舉進攻定遭我關中軍民堅決消滅。

▲延安九日廣播　蘇北前線九日急電：蘇北國民黨軍十一個團，自六日起猛犯解放區鹽城，新四軍奮起反擊，與進犯者血戰二晝夜，至八日中午止，已在鹽城以南伍佑鎮、卞倉鎮兩地殲滅進犯軍三千餘人，其他戰果正清查中。六日由正面進攻鹽城南三十里伍佑之國民黨軍八十三及六十五兩個師已被新四軍切成數段，並將其分段包圍，其竄至伍佑東八里劉家坎一帶之國民黨軍一股已被殲滅，現新四軍正向伍佑南十五里卞倉鎮，並以一部主力迂迴至卞倉以南劉莊一帶切斷其後路。

國民黨軍犯魯西被擊退

八路軍收復濮縣城

天津週圍數據點業已光復

長春進佔軍發動新攻勢

▲晉冀魯豫前線九日急電　八路軍於六日擊退國民黨軍整編第五軍所部，收復山東西境濮縣城，戰果正清查中。按：該城係於本月四日被國民黨軍侵佔。（新華社）

▲東北九日電　國民黨軍六十軍，於上月二十六日起向長春西北發動三路新進攻，已侵佔長嶺、哈拉海、伏龍泉等地。當地軍民已緊急動員，決予進犯軍以迎頭痛擊。（新華社）

▲東北八日電　東北解放區各地農民，紛紛熱烈參軍。龍江省東東縣，上月參軍青年達一百二十餘人。開通東昭區集安村，上月自動報名參軍者三十五名。合江省湯原三區，上月中有一百三十餘人參加主力部隊。牡丹江寧安等地，日來相繼入伍者亦有四十餘名。珠河縣翻身農民會上，決定成立參「遊擊隊」，一月之中參加該隊者達千人。（新華社）

▲晉察冀七日電　天津周圍八路軍及地方游擊隊，連日發動自衛反擊，殲國民黨軍八百，收復被侵佔據點三處。（一）上月二十五日，駐守天津西三十里葛沽城之國民黨軍四出擾犯，與當地八路軍激戰兩晝夜，國民黨軍第三縱隊第三大隊全部被殲，該據點被八路軍收復。此役：斃國民黨軍百餘，俘僞大隊部夏團功以下兩百餘名。繳獲機槍三挺、步槍二百餘支。（二）上月十二日，天津西窯里村國民黨軍出犯搶糧，駐於附近的八路軍被迫反擊，一舉將該地收復，斃俘國民黨軍二十餘。（三）十四日八路軍收復天津南齊家務，俘僞中隊長以下兩百餘人。繳獲步槍二百餘支，擲彈筒三挺。（新華社）

民盟張瀾主席函覆張東蓀氏

抵滬後將約他商量盟務

▲本市消息　前些日子北平張東蓀先生給民盟主席張瀾先生一封信，現在張瀾先生已回了信給他，內容是說張瀾先生就要到上海去，到了上海等商量出一個日子，就要用電報通知張東蓀先生，請他務必到上海去共同商量民盟的盟務。（日）

榮軍二百人不願加入內戰

▲本市消息　據悉：江北臨時軍醫院榮軍二百多人，前曾奉到國民黨國防部命令，要他們把傷醫好後，重行編隊，加入內戰。這些在抗戰中負傷的士兵們，對內戰毫無興趣，故積極反對，望當局能把他們遣回家鄉，以全性命。當局無可奈何，只好作罷。（日）

社論

事實會粉碎「幼稚」的宣傳

國民黨當局從他竊取政權的那一天起，就沒有一天，不是處心積慮，千方百計，圖謀消滅所謂雜牌軍。抗戰前，這樣做；抗戰中，還樣做；抗戰勝利後的今天，依然這樣做。在他所發動的進攻解放區的內戰中，他把所謂雜牌軍擺在第一線，很明顯，是他所慣用的「一箭雙鵰」狠毒陰謀。可惜有一些雜牌軍的將領們還不曾毅然猛省，當機立斷，採取高樹勳將軍們那樣的實際行動，粉碎他們的這個陰謀，挽救自己被消滅的悲慘命運。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報社論曾警告雜牌軍，向他們指出了這一點。這就揭露了國民黨當局的陰謀，擊中了國民黨當局的痛處，使得國民黨宣傳機關不得不倉皇失措，作「卑劣無恥」的狂吠，否認雜牌軍客觀存在的這一不可抹煞的事實。它企圖以「國軍」這個漂亮名詞來掩飾國民黨當局歧視雜牌軍的罪惡行爲。它說：「在行政區域上，固然有四川，廣西等等的區分，在人民的籍貫上，有四川人，廣西人等等的差別，然而在軍隊的編制上，只有陸軍第幾軍，第幾師的番號，都是屬於國家所有的軍隊」。這眞是「幼稚的宣傳」。固然，在名義上，一切雜牌軍和國民黨嫡系軍同樣都叫做「國軍」，但是，在實際的待遇上，就有顯著的區別。以補充給養、軍械、兵員來說，國民黨嫡系軍和雜牌軍之間，不是明明白白存在着極不公平的配給數量嗎？就拿這次對日寇的受降來說，試問抗戰有功的雜牌軍會發補充給好多槍械子彈？軍需獨殊？那些成千成萬的敵人的物資，都是那些什麼人在「劫收」？至於在抗戰期間，那些部隊躲在後方準備作內戰資本而不肯調到前線去作戰？那些部隊被大批轉業遣散去的，特務無所不用其極，被「破壞」、發後分裂，並進行無恥的吞併？那些部隊不僅沒有犧牲，而且吞併別人？難道這鐵的事實，可以拿「在編制上」，都叫做「國軍」，而抹煞有雜牌軍這個名詞一句空話便掩蓋得了嗎？對抗戰有功的部隊，加以歧視，削弱，吞併，取消番號，而對那些躲在後方，專門製造摩擦的內戰專家，反而論功行賞，加官晉爵，天下不平的事情，還有比這更甚的嗎？

現在請看胡景鐸將軍起義時的控訴吧：「年來駐守榆橫一帶，雖業受命，然求無忝厥職，但我西北舊部，既痛遭斷削，本軍亦備受歧視。溯抗戰之始，『中央』即以徐某滲入本軍，陰謀甚多；日後陳長捷、董釗、何文鼎等相繼而至，無非欲排除所謂『異己』，實行壓迫吞併。特工人員之越俎隨派，名爲政工，實則專事破壞。徐某居中策劃，挑撥化分，無所不用其極。司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去歲一連兩次均令整編，『中央』嫡系原封未動，所謂雜牌則大加裁縮，部隊槍械還被併，軍官則強迫退役」。像這樣，拿非常卑鄙的手段對待雜牌，卻還厚着臉皮說：大家都是國軍，根本無所謂雜牌軍啊！眞使雜牌軍聽了，啼笑皆非！

至於所謂「一切的軍隊，都屬於國家」的說法，也是欺人之言！在事實上，今天，國民黨當局并沒有眞把一切軍隊當成所謂「屬於國家的部隊」，而是把自己的嫡系部隊，當成自己的私產，同時，還要把雜牌軍，也變成自己的私產，不然，就加以歧視、分裂、削弱或取消其番號，也就是所謂消滅雜牌軍。國民黨宣傳機關的那種一切軍隊屬於國家的說法，不過是掩飾眞象，掩飾其消滅雜牌軍的陰謀的罪惡行爲而已。

其次，國民黨宣傳機關把解放日報社論揭穿國民黨當局消滅雜牌軍的陰謀，叫做「分化政策」，而爲了「安撫」雜牌軍，使他們不至被「分化」，趕快填着：「須知川桂軍以及其他各國作戰的軍隊，數量雖然減少，卻有絕大的代價。他們爭取了國家的最後勝利，保障民族的永久生存，盡了軍人的天職」。看說得多麼肉麻，好像這樣灌灌迷湯，雜牌軍就會被灌得頭昏腦脹，甘被消滅，而無所怨尤了。但是雜牌軍是不能不問一問的：爲了抗戰而犧牲是有代價的，但爲了內戰而犧牲，有什麼代價呢？雜牌軍既爲了抗戰而犧牲，國民黨嫡系軍爲什麼不爲抗戰而犧牲呢？雜牌軍爲抗戰犧牲，不僅任其「數量減少」，不加補充，而且軍官撤職，我就要問，爲什麼國民黨嫡系軍不但不爲抗戰犧牲，而且日益「擴張勢力」呢？明明是有意消滅雜牌軍，卻「假仁假義」地恭維他們幾句。雜牌軍不是小孩子，是不會受欺騙的。

告訴國民黨的宣傳家們吧！一切欺騙宣傳，祗能欺騙還沒有覺醒的人們。在覺醒的人們面前，這種欺騙宣傳，徒會弄巧成拙「欲蓋彌彰」。今天，全國雜牌軍大多數已經看得很清楚，國民黨當局固然是要犧牲他們來作爲獨裁統治的墊基石，替國民黨當局多打出些資本，俾便在美國主子當前拍賣，爲美帝國主義做開拓中國市場的先鋒，這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呢？所以一年以來，就有不少的雜牌軍將領和士兵退出了內戰。大之如高樹勳、郝鵬舉、潘朔端、曹又參、胡景鐸等，至於小的，一排兩排，偷跑到人民軍隊方面來的，則更不勝枚舉。最後還有一些雜牌軍的將領們沒有斷然猛省，不能當機立斷，但在不久的將來，他們一定會採取高樹勳將軍們那樣的行動，因爲如果他們不那樣做，他們的士兵是不肯答應的。

等着吧！事實會粉碎「幼稚的宣傳」。

國民黨好戰派內戰氣焰萬丈

以「陸空軍演習」享「國大代表」

▲南京九日航訊　國民黨當局爲了炫耀他的美國武器，叫「國大」代表們相信以他的美國木槍可以「統一」，特於昨天上午九時，在東南郊滄波門外所說村，舉行「陸空軍聯合演習」，並在明故宮飛機場舉行「傘兵降落戰鬥演習」，該演習由好戰者陳誠、白崇禧主持，敗將湯恩伯任統監。好戰者炫耀他們的美國武器如何如何，又特別以美國軍用食品招待「國大」代表們，並每人分散一本「共產黨暴行實錄」，白崇禧更恬不知恥地致詞說：「我們確保障能够行憲，必須建立強大的武力」。

川陝道上軍運頻繁

▲本市消息　川陝路正加緊軍運，因目前運輸工具不敷分配，乃調商車運輸，存本市及遂縣等地的軍用物資，已大部份運到西安。現尚有八百多噸，待運出，其中已發四十部卡車運往西安，另有二十九車，正經過廣元途中，這些軍用物資都是作國民黨準備進攻延安的。（日）

南京報界要求減郵電費

▲南京八日航訊　南京各報負責人因物價飛漲，難以維持，今日特集會商討，決定要求交通部酌減新聞郵電定價，希望在新價目未規定前，先照舊價付費，並電全國各地同業響應，採取一致行動，在未得結果以前，一律暫照舊價付費。（雅寄）

如此救濟！　行總以霉米撥桂

▲桂林八日電　行總桂分署發給桂市工賑食米五十噸，其中三十噸均係霉爛者，各方譁然。（中央社）

如此對待抗戰有功者

國方發動大軍圍攻瓊崖縱隊

當地軍民正堅強抵抗中

▲香港通訊　本年初，在國共雙方同意之下，中共將其在黃河以南軍隊北撤。廣東東部以東莞、寶安、惠陽三縣爲中心的東江縱隊也在美方調處下於七月中撤至煙台。惟國方始終不予承認控制了瓊崖十個縣份，擁有五個以上游擊陣地的瓊崖獨立縱隊。實則在對日戰爭中，他們一直與敵人作戰，解放了許多縣鎮，是頗有政治組織的部隊。因此瓊崖獨立縱隊的承認問題，則始終磋談無結果，政府是把它們看作「匪」而加以「清剿」着。「剿匪」的工作總是自陸續成率領的四十六軍於敵人投降後開進瓊崖即開始，但大規模的進攻則是自韓漢英調防瓊崖後，集合廣東境內的保安團隊而執行的。

據調查所得：瓊島方面，國共雙方實力的對比是這樣的：以馮白駒爲首的瓊崖獨立縱隊，在瓊崖有着十多年的歷史，而他們的壯大，是從對日戰爭中打出來的。縱隊的司令員是馮白駒，政委莊田，副書史丹。下分着四個支隊，第一支隊又名常勝支隊，支隊長吳克之，第二支隊又名神勇支隊，支隊長符哥洛，第三支隊又名解放支隊，支隊長馬白山，第四支隊又名挺進支隊，支隊長李振亞。各縱隊兵力約有一萬五千人（政府方面的估計是八千人至二千人），常勝和神勇兩支隊，一向是活躍在瓊山、文昌、安定三縣的三角地帶，而挺進和解放支隊則分佈於瓊島的西北部臨高、儋、白沙縣和東南部的樂會、萬寧等縣。司令部本來一向是設置於白沙縣龍頭區的叢村，但本年八月爲應付政府軍的進攻，已遷到內洞山去。瓊崖南部縱隊的實力較弱，只能零星的出擊。

政府軍的進攻佈置，是本年九月完成的。九月份成立了廣東保安司令部的瓊崖指揮所，由省政府駐瓊辦事處主任蔡勁軍兼任指揮官，另調東區專員黃英發任副指揮兼參謀長，轄下有五個以上縣的保安團和一個四十六軍留守在瓊崖附近以榆林、三亞港爲中心的十九旅，總兵力亦在二萬人以上。彈藥、槍械的裝備都很充足，閉預定計劃爲六個月分三期完成「清剿」的任務。但在這三四個月的「清剿」中，政府軍除殺了若干海南的老百姓外，縱隊并未受到損失，在人民的擁護下，他們堅强的抵抗進犯者，反而更形壯大了。（三日琳寄）

江海關稅務司易人

▲南京九日電　江海關稅務司[illegible]，財政部九日發表[illegible]爲江海關稅務司。

國方內戰政策下的暴政

各地抓丁急如星火

地方爪牙迫害人民慘劇層出

▲昆明七日航訊　國民黨內戰損耗日大，而國民黨統治區的徵兵，也日益繁劇，因此慘劇到處發生。昆市當局和所謂民意機關的市參議會，共同決定要把上月底清查戶口時被抓的無戶籍者四百餘人，充當壯丁，被抓者家屬盤問，向各區公所哭訴，但都被拒絕了。昨日，正義路公告牌上貼着「一人被拉兵，全家皆餓死，嵩明縣七十歲老婦的一封血淚公開信」。信的內容說：「楊范氏，中年喪夫，生有獨子楊春發，因地方天災人禍，收成太壞，不願全家餓死，乃來昆明在一區五保六甲登記，又因無錢租房，自搭一草棚棲身。春發終日拉車，妻張氏代人洗衣，每日收入僅夠養家。日前檢查戶口時，將他拉去，其一家三口，三日未揭鍋來，悲慘持續，盼社會人士予以救援！」看到此信的人，都悲憤不已。（明寄）

▲嵩明七日訊　本縣當局正在加緊拉丁，最近幾夜，地方軍警突向四鄉挨戶搜索，不問老幼，遇丁就抓，結果共抓了近千的人，現在此地已是混亂狀態，日間有田沒有人種，夜間有屋沒有人敢住。這次僥倖沒有被抓着的便連夜逃往海外，被抓者的家屬則變田賣屋，活動擇放，對入家無錢活動，只有看着自己親人被綁送走。

▲寧波四日通訊　鄞縣自奉令實施臨時征兵以來，據志願兵配額爲一〇五五人，可是志願應征者一個也沒有，而一方面新兵交撥期限將滿，上峯催緊，急如星火。縣府遂訂定「保甲選送辦法」，不能貸勵志願兵各鄉，則應強制執行。於是「買」，「提」，「綁」，「拉」……無奇不有。據區征「志願兵」，除少數強拉外，大多採用「購買制」。每名自六十萬至一百萬（是定價，實價則尚需打八折）。於是無業游民，躍而爲堂堂「國軍」了。至於「壯丁費」由每個壯丁攤派，每名自數萬元至數十萬不等。名義上是「歡送費」，但不繳「歡送費」者或奉不出錢的，在兵役的人心目中是再好也沒有了，因爲他就可以照「章」把你拉到「新兵收容所」，而且還可以賺一筆。據說「歡送費」中，五成是「安家費」，「油水」「征額便待金」……也可大批一下腦筋。目前縣府已明令全縣二十四鄉鎮，實施「強制執行」，一般鄉間農民對付拉兵的辦法是：離鄉背井，逃往上海避難。（清）

名劇作家阿英深入自衛前綫

▲蘇中八日電　名劇作家阿英，在蘇皖解放區自衛戰爭中深入前綫，寫成劇本「自衛」，供各劇團排演。遠水保衛戰勝利結束後，又寫成「遠水廢墟」一書。（新華社）

上海爆炸的統計

計燬砲彈三萬枚

傷及守兵二十餘名

▲上海九日航訊　江灣市中心區的國民黨政府國防部後勤聯合第一補給區第二彈藥倉庫，於前日下午一時廿分起火爆炸案，炸彈爆發的響聲巨聲連續繼續三十小時，全市市民恐慌於火線中，直至昨晚下午八時以後，爆聲才停止，該處市民無受傷，守庫士兵二十餘名受傷。據第一補給區司令官文中將派員初步調查損失統計：約燬山砲彈三萬枚，和接收敵人撤下的軍械一部份，距離第二個倉庫約二百碼的另一主要庫房，內中儲有大量美式砲彈和裝備尤多，據傳且有五百磅與一千磅的炸彈，尚幸未遭波及。（雅寄）

壽陽地方武裝戰績驚人

創造零比九十新紀錄

解放日報特發表評論，號召解放區軍民向他們看齊。

▲延安九日廣播　解放日報以「向壽陽地方武裝看齊」爲題，發表短評，指出：「解放區軍民自衛戰的正義性，不能不使我們的軍隊愈戰愈強。主力如此，民兵地方武裝亦然。太行壽陽的地方武裝，在碧石、隨村戰鬥中，竟以一個小部隊，擊潰敵人很多的小砲、機槍和步槍，創造了零比九十的新紀錄，這一輝煌戰績，證明了我們的人民解放軍確能做到各級都能，小大由之，大兵團能打大勝仗，小部隊能打小勝仗。民兵地方武裝到處打勝仗，不僅積小勝爲大勝，而且牽制和困疲敵人，便於主力爭取主動，打更多和更大的勝仗。因此，這對戰爭全面有極大作用。」短評最後號召全解放區的地方武裝，「都向壽陽部隊看齊，提高自己的戰鬥力，打更多的漂亮仗。」並希望主力兵團更好的關心與幫助地方武裝的建立和發展全解放區的民兵，使其逐漸提高到壽陽地方部隊那樣的水平。「創造〇比一百、〇比二百的新紀錄」。

簡訊

△南京九日電　張君勱九日上午由滬飛抵京。

△蘭州八日訊　甘肅省銀行經理朱某某私動公款三千五百萬，匯到上海買新式汽車二輛，給兩位「要人」送禮，不料事爲外人知悉，「省參議員」曾提出質問，但因朱某幕後活動後，已不了了之。

滑縣戰場巡禮

△本報特派員　李普▽

滑縣一個吉普車，就着我們向戰地急駛，最先遇到的是將近兩百個國民黨軍中下級軍官，押送他們的是舉世聞名的解放區的農民行列，整整齊齊，一路不絕，他們抬自己人的兵，他抬受傷的國民黨軍軍官和士兵。滑縣六點鐘，我們到達上官村。這是這次殲滅國民黨軍一萬一千多人的三個解放據點之一，它在滑縣東南三十多里，國民黨軍暫編七十一師一〇四旅旅部就設在此處。我們首先會見了張副旅長，他不但不沮喪，而且十分高興。他向我們證明八路軍的戰鬥力說：「八路軍在一二百萬發以上子彈的火網中，把這個易守難攻的地方奪得了，這不是容易的」。上官村東南面臨水，西南僅一孤村，北面又是寬闊的平原，一〇四旅來到之後，總共修了一百三十五個碉堡，一道水溝和三道鹿砦，但這些都抵擋不了自衛軍民的洪流。一位親身參加此次戰鬥的指戰員引導我們參觀，他指示我們：當八路軍一部從東面打進村時，首先消滅了國民黨軍一個連，佔領了一條陣地。接着就涉過村東那一條水路，衝過了鹿砦。第三步，衝到對面的圍子上打了一個缺口。第四步，在圍子上佔領了一條長約十多米達、寬約一米達的小陣地。國民黨軍三次反撲都被打退了，然後打穿一堵一堵的牆壁，打通了一間一間的房屋，結果進犯軍從旅長到伙夫全部俘虜了。戰鬥進行中，東面二十里留固鎮的國民黨軍一個團回師增援，但剛到半路就被消滅了。

我們踏着勇士們光榮的血跡，爬上圍子上的缺口眺望：水溝上已經只剩一塊木板，和幾頂國民黨軍的「漢奸帽子」在水裏漂漾。人們講給我們聽，有一位警衛員在圍子上掛了彩，傷了頭部，團長看着要他下火線時，他是冷靜地不顧一切，冒險到敵人陣地那邊，國民黨軍沒料到他是誰，對他說：「彈藥沒有了！彈藥沒有了！快些上面送來呀」！這士兵咬咬牙喊着說：「好的，老子送給你彈藥吧」！轟然一聲，一個手榴彈丟過去，對面守軍陣地於是沉靜了。這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不久前在戰場上被俘過來的一位國民黨軍士兵。但使我大大吃驚！會有這樣的事？我和他攀談，他說：他叫張南亭，皖北亳州人，二十二歲。弟兄三個，兩個哥哥都被拉去當了兵，七月間又來拉他，沒抓到他，將他親戚拉到鄉公所，他沒有辦法，他只好挺身出來當壯丁。打「邢城」以後「把我解放了」，到了這邊真高興啊」！他大聲的笑着，然後大聲着說：「這樣好的地方，要是我們打，不要說五百人，就是五萬人也打不攏來」！他的理由是：「爲賣國賊打仗，誰願意賣命呢」？後來我訪問該旅李克源副旅長，他說出了一個事實：「我們是單純的軍事，八路軍是政治總動員」，我們搜索許都被捉光了，難道不是老百姓，單靠八路軍能捉的這樣乾淨嗎？上官村據門中搭擺了四門反坦克砲，砲彈上明明寫着美國製造。勝利的指揮者們，到處以戰利品美國的摩力斯香烟和美國罐頭招待。步遭盤查有一個國民黨軍連長拿法幣向老百姓買東西，老百姓不收，連長狂怒起來罵道：「爲什麼不要中央票？難道你不是中國人」！那個老百姓回答說：「你的中央票是那一國的紙？你那一國印的？你才不是中國人」！於是連長感到了羞辱，不得不低下頭來。（下）

致北大朝陽二校同學書

陳瑾昆

北大和朝陽諸位同學：我與二校是有二十年歷史，可以說二校是我的第二故鄉。又我在二校是講授法律，並可以說法律是我的第二生命，學問是我的第二食糧。所以，我眷念北平光復後，就先後仍應在臨大和朝陽講課。北大和朝陽當局的誠聘擔任教席，最初很未固辭。不幸終寬本願，因爲出了中山公園事件，我是被×案轉詢打得頭破血流。我於是在×系勢力支配下的大學，是再不能繼續我的終身事業，只得忍痛，於當時已擔任的教務辭去，未來替約請的教務也認爲在調爆製度下無法接受。現在是只好同二校同學一時不能相見了。這是我最痛心的，但同時也是我最快心的。

我一生可以向諸位自豪，堪稱爲「忠貞之士」，在司法界、在律師界、教育界，猶事都是「爲正義奮鬥」。如爲反對×××而辭職，可說是在司法界爲正義奮鬥的一例；爲反對朝陽長校而辭聘，可說是在教育界爲正義奮鬥的一例；但受貪污瀆亂屬罷案件，可說是在律師界爲正義奮鬥的一例。現在更下最大決心，要在政治界爲正義而奮鬥到底。我一向是不問政治的，對現在卻要轉變方向，爲政治而奮鬥，是因爲中國若再被×××同他的徒黨——國民黨內頑固自私份子胡鬧下去，就是要無法律、無教育、無學問、無正義。我仍如以前說我的恬靜優越生活，那只是槁木死灰，行屍走肉，只計一人安寧，不管衆人死活，何以對國家，對民族？自己更何以稱學者、稱先覺、稱正士，所以我放棄了我的舊事業——教育事業，開始我的新生活——民主奮鬥生活。固然，一面是我最痛心的事，但同時也是我快心的事。

我是一個無黨派的人，也是一個無偏見的人。我現在提筆寫信與諸位同學，決沒有爲他人宣傳和爲自己辯解的意思，只是因爲政治是大衆的事，人類正是「政治動物」，如同魚類是水族動物一樣。魚類是不能離水而生，人類是不能離政治而活。現在正是劉孟民先生所說「讀書勿忘愛國」的時候了。我們北大同學，自來是人民先鋒。我們朝陽同學，自來以法律稱長。現在正是人民爭自由的時候，法律要爭正氣的時候了，也正是諸同學要大大覺悟的時候了。

我是在×管區與解放區都生活過了的人，並且是一個能正確了解公平判斷的人，我可以拿良心保證這兩個區域，一個是天堂，一個是地獄。人民的苦樂，治安的好壞，政治經濟的良窳，正是兩個極端的對比。單拿貪污絕跡、盜匪絕跡、煙毒絕跡三者來說，×管區何能同解放區相比！而且主義：一個是口說標語，一個則是作事執行。中共現在是實行新民主主義及新資本主義，且聯合知識階級參加政權。社會與政治本是不斷進步的。現在的世界如只有衞護資產階級的民主，也是終久必走入資本主義與法西斯政策的末路。何況×××同他的徒黨，以前和以後所走的道路，都是無端的專制獨裁，地地道道的法西斯，而且是走的德國法西斯專政的路。除了濫用特務和日本軍閥的「特務政策」，而且要實行×家獨創的「賣國內戰政策」，大賣其國，大打其內戰？（以下缺漏一大段）。

同學們，現在正是國家危亡，民族死活的緊要關頭，爲自由、爲民主、爲生存、爲獨立，大家起來吧！不是我現在知識階級再默守再躊躇的時候了。

陳瑾昆十二月八日

在內戰和美貨傾銷下 內地工廠相率倒閉

中小工廠有百分之八十已關門 遷川工廠只有二十家還在開工

滬市工商業亦慮難過年關

▲本市消息 自從放火炮後，因爲內戰打起來，而且官僚買辦資本作祟，與民爭利，加之在美貨傾銷下，內地工業，差不多垮台了。據某工業團體的統計：內地原有中小工廠一千二百家，現在關了門的有百分之八十；遷川工廠的會員原有四百七十家，現在關了門的有三分之二，其餘除了少數幾家工廠，都是半關門狀態；遷川工廠原有三百九十家，現在只剩一百家了，這一百家中，開工的只有二十家；機器業原有會員四百三十二家，現在關了門的有二百多家，機器業原有四百三十五家，准停的六十三家，自動關了門的有一百四十一家，復員的有四十九家，現在關工的有一百八十二家，這一百多家多是小鐵工廠，大都在半停工狀態；金屬冶煉業有三分之二關了門，三分之一歇了業，只剩一家了，製酸業只剩二家了，大江紙業從前有七八千家，現在只有一千五百多家了！（日）

▲上海七日航訊 據合衆社七日消息：此間工商界門感人士一致預料，在舊曆年底結帳時，本市工商業將有崩潰的危險，崩潰後的現象，勢必引起普遍破產，並招致更大的勞工不安。消息靈通方面深信，由於難渡年關，素爲本市商業的中堅的商號，將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倒閉，且有不少外商行家也將同時關門。據估計崩潰總數當在六千萬到一萬萬美元。某美商領袖說：「與人民生活日形艱難及勞工糾紛等一起而來的社會不景氣，必使中國經濟復興前途遭受嚴重打擊，因爲上海佔全國進口商業百分之九十及出口商業百分之八十。」

工廠紛紛關閉聲中 嘉陵江煤產萎縮

二百多家煤廠僅剩四十餘家 天府寶源兩礦設備也多荒廢

▲本市消息 文萃社記者六日隨同川省工礦考察團自渝赴北碚參觀，視察寶源天府兩煤礦，兩礦生產現已銳減，極盛時天府月產四萬八千噸，現已減至三萬七千噸，寶源也由月產一萬五千噸減至一千餘噸，兩礦設備現多毀損。減產主要原因是由於很多工廠停閉，銷路呆滯。嘉陵江區煤業原有二百餘家，現僅剩下四十餘家，歇時損失達二百億。工礦考察團八日在北碚考察完畢，九日去銅梁。（文萃社）

▲本市消息 嘉陵江區煤礦公會議決調整煤價，以四老斗米價折合煤斤一噸，并於北碚出口地交貨。定本月十六日起實行。十二月份米價已定每老斗九千元，煤每噸即合價三萬六千元。該公會并以銷路呆滯，擬平衡產銷，已決議甲種各廠照去年十二月份減產百分之四十，乙種按碼頭減百分之四十，以後如有增減，隨時由公會通知。（文萃社）

炭紙油等業 再求減免稅

▲本市消息 直接稅局給本市各同業公會展期（即爲十一月底）請報免稅標準純一事的展期已滿了。在展期的十天，本市川黃業、油業、帶工業、牙刷業、紙業、衣業、爆米業、紙盒業、錫箔業等十個同業公會，因爲營業都不好，實在上不起稅，所以再求減免。據直接稅局的局長說：各業要求減免稅的多少，已在原則上規定好了。

請求減少存款利息所得稅 內地銀行紛紛聲援

渝市並請減免薪酬所得稅

▲本市消息 重慶銀行公會因爲京政府把存款利息所得稅由百分之五加到百分之十，對他們業務打擊很大，按內地的銀行，都要靠存款維持，但存款利息所得稅增加了，沒人來存款了，沒有款便沒業務。以他們曾經給南京國防最高委員會、立法院、行政院、財政部打電報去，要求仍照原來的百分之五抽稅，不要再加了，并且呼籲各地同業聲援。現在南京政府方面的覆電還沒有來，但內江、資中、合川、遂寧各地的銀行都已紛紛聲援，他們一致主張請政府不要加稅。（日）

又訊 重慶銀行業以公教人員每月拿一點薪水，在物價天天漲的今天，養活家口都困難，那里還能够出得起薪給報酬所得稅，所以曾請稅局減免，希望第一，不要把生活補助費算在薪給內，因爲生活補助費就是因爲薪水不够才發的補救辦法，第二，把起征點（五萬元以上）提高，因爲現在錢不值錢，若果拿五萬元一月的人都得上稅，豈不人人都非上稅不可！（日）

米糧價格 繼續上揚

▲本市消息 本市米糧因產地價漲，仍不斷上揚。昨日上等河熟米三萬五，上漲千元，上等糙米二萬四，升二百元；上等小麥一萬八千五，漲五百元，中等小麥一萬八，漲一千元，胡豆一萬二千三，漲一千二百元。（日）

綿竹征實開始 至今無人繳納

▲綿竹通訊 本年秋災極重，收成只有半數，人民生計甚爲困難，無谷完糧。因而本縣征實自十月十六日開征以來，預原定十一月結解，但是現在月底已到，還是沒有人來繳納。

又訊：川陝師管區綿竹團管區於十一月十七日在此成立，街頭巷尾都見軍官，市面突然緊張，人心惶惶，對征丁一事極感不安。又據一些商人說，這些軍官買東西硬要商店照原價打七折，不然就脫不了手。（格卜一月卅日寄）

美國援華聯合會 籌募捐款百萬元

▲紐約七日電 美國援華聯合會，定於明年一月開始在美國各地發動同樣的運動，爲期五個月，所募得的款項，將用作有益中國的事業，其中包括救濟、衛生、育嬰及工業訓練等。此次新援華運動目標爲一、二五〇、〇〇〇美元。（美新聞處）

蘇芬兩國 成立商務協定

▲延安九日廣播 蘇芬已於八日成立爲期兩年的商務協定。

伊局勢日形嚴重

政府軍續沿亞省邊境進攻 英美表示硬要支持伊政府

▲大不里士七日電 據此間電台廣播：十二月四日由坦克、大砲及迫擊砲掩護，從塔蘇干村竄來的伊朗政府軍，向拉合恩村進犯，但未能深入亞塞拜然省。另悉：卡茲上校已經陣亡，在大不里士舉行其葬儀。（塔斯社）

▲倫敦七日電 外交部發言人表示：英國也如美國一樣，支持伊朗政府有派兵入亞塞拜然省的權利。（路透社）

▲倫敦七日電 莫斯科電台透伊朗庫法爾報所載消息說：大批希臘軍隊應英伊油公司的邀請，開抵伊朗南部的胡齊斯坦，本社以此事詢問英伊油公司當局，後者不願發表意見。（路透社）

▲德黑蘭七日電 定於今日在伊朗全國除亞塞拜然以外各地舉行的議會選舉，已予展期。（路透社）

▲德黑蘭九日電 伊朗總理沙丹納，今晨在此廣播說：大軍現正沿亞塞拜然省邊境推進，即將進入亞省。（中央社）

法國參政院議員 前日舉行最後選舉

▲巴黎八日訊 法國今日爲參政院議員選舉，國內已選出的八萬九千選舉人，將赴各選舉地投票，選舉三百十五名議員中的二百名議員。國會議員也於今日投票選舉三百十五名中的五十名議員。

▲[illegible] 求各代表支持政治安全委員會與法律委員會合組委員會的建議案，即由南非與印度會商改善南非境內印人情況的辦法，并於明年向大會提出報告。潘夫人發表了[illegible]史末資元帥提出的修正案，推史氏爲其最後的努力，勸大會將此案移交國際法院。並答說：委員會的建議案無決定性，因「僅有二十五票贊成，不及半數，有十九票反對，十一國代表放棄投票」。史末資修正案中，請國際法院判別爭執究竟是國際性質或是不在聯合國管轄權限範圍之內的內政問題。美國代表支持南非的提議。（中央社）

聯大政治安全委員會決議 與佛朗哥法西斯政權絕交

託管委會否決南非合併西南非建議 白俄羅斯當選經濟社會理事會理事

▲紐約九日電 聯大政治安全委員會通過由五委員國提出與西班牙佛朗哥政權斷絕外交關係的提議。（中央社）

▲成功湖八日電 聯合國大會佛朗哥西班牙問題小組會，昨日表決拒絕佛朗哥政府加入聯合國所設立或有關的各種國際機構。（美新聞處）

▲紐約九日電 聯合國託管委員會，在討論關於非自治區域及南非聯邦合併西南非問題時，以十七票對十五票（四票棄權），通過決議，禁止南非聯邦合併西南非。至此，印度的建議，已在中蘇及大多數小國支持之下，獲得全勝。（中央社）

▲紐約七日電 聯大全體會議，今晚舉行第二次投票結果，白俄羅斯當選爲經濟社會理事。按上屆經濟社會理事國爲：[illegible]，理事共六席，還缺一席。（中央社）

▲紐約八日電 印度得中國的支持，向聯合國大會請求通過委員會對於印度控訴南非虐待印人的決議。印度首席代表業已[illegible]

貝文返紐約

▲華盛頓八日電 貝文已啓程返紐約，明日將會同外長會議各外長，商討起草對德和約程序問題。（路透社）

▲成功湖八日電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定於十二月十日開會，將討論邀請希臘加入聯合國案，考慮希臘對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及阿爾巴尼亞「干涉」希臘的申訴案。（美聞新處）

▲延安九日廣播 聯合國大會上的提案，蘇聯代表團反對美政府提案要求解散聯總，由各國自行分別接濟救濟事宜。

尼赫魯前日返印

國大黨不滿英最近聲明 英方不願撤退駐印英軍

▲新德里八日電 印度臨時政府副總統尼赫魯，偕國大黨代表出席倫敦會議，已於今晨同國防部長錫克族人辛格返抵新德里。當飛機降落略事停留時，尼赫魯對記者說：英政府最近的聲明，雖然是以解釋的方式，但已引起重要的問題，在性質上已將五月十六日的聲明加以修正。對英內閣訪問團的建議，如稍有改變，即將變動五月十六日聲明所建立的整個組織，此節不能不予考慮。英政府最近發表的聲明，即將予以審慎考慮的。（路透社）

▲新德里七日電 據中央社記者在新德里所獲消息，國大黨目前對倫敦會議後英政府所發表的聲明，一般都表示不滿，英政府最近的聲明，似已接受回盟對五月十六日的聲明關於各省的組合及投票規則的爭端所持的解釋，使國大黨受挫折。副總督克尤其竭力反對強迫組合，堅持投票應由省爲單位，而不以各個人爲單位。他們強調回盟在乙區內佔多數，苟照英政府最近發明的解釋，則該區域未來協議內決定，則當採取以區域內代表多數表決辦法。阿薩密乃西北邊省，該省將被迫處於其組合之內。（中央社）

▲倫敦七日電 英印回三方面圓桌會議宣告失敗以後，據英國軍界人士表示：除非印度有充分的軍隊，足以保障其邊界，防止任何侵略，否則英國軍隊即不能自印度撤退。英在印[illegible]緊急時期，且[illegible]度登陸，不需要等待印度國政府獲得的結果。英國軍政界人士則說：英國軍隊在印度未召開國民議會保障印度各民族所有的權利以前，決不自印度撤退。至於印度的基督教徒問題，國勢將再受重視，因爲約克郡大主教（英國國教最高權威之一）認爲英軍自印度撤退時機還沒有成熟，已表示抗議。下議院現定於下星期討論印度問題。日期可能爲本月十一日。（法新社）

杜魯門貝文 會談結束

▲華盛頓八日電 英官方評論人說，杜魯門總統與英外相貝文今日在白宮作五十分鐘會談，對各廣泛問題已獲一般協議。所談內容不發表。貝爾納斯曾宣佈：美國將參加巴勒斯坦問題會議，都相信這或是美總統與英外相所協議的重要問題之一。（中央社）

▲華盛頓八日電 據悉：貝文與杜魯門總統談及巴勒斯坦及糧食問題，杜魯門總統對兩問題均表同情，但商談詳情並未揭露。貝文稱會談甚好，狀極愉快。（路透社）

美國日本 簽轉讓物資協定

▲華盛頓八日電 美對外清理委員會主席康乃利宣佈：日本帝國政府與美國業已簽定日本購買美國在日本的軍用物資中民用物品的協定。（合衆社）

日本人民 反對吉田政府

▲延安九日廣播 東京訊：日時事新聞近舉行民意測驗，反映了日本多數人民不滿吉田政府。民意測驗有全國三千八百二十三名男女人民，回答有百分之五十一點七不滿吉田。測驗表示一般男子比婦女對吉田更不滿，百分之五十八點一的男子回答：「我不信任吉田內閣」。

蘇政論家薛皮耶可夫著文 抨麥克阿瑟對日政策

對日管制委會的建議未被採納，已引起全體代表不滿

▲莫斯科四日電 政治評論家薛皮耶可夫今日在紅星報撰文，抨擊麥克阿瑟對日政策，略稱：麥克阿瑟推行的政策，違反民主目標，并與聯合國決定的政策大相違背。美國務院對於麥克阿瑟所行政策，當然並非不知或未加核准，日本現狀實令人發生極大驚駭之處。政府的無能與缺乏誠意，國內問題如失業與解除武裝之類，都未解決，使內勢日益緊張，當前日本局勢，不能證明吉田政府的完全失敗，且爲麥克阿瑟所取路綫的當然結果。若無麥克阿瑟支持，日本幾政府的反動政策絕不可能。其最大癥結顯然在於美國對於日本亦可謂對遠東的政治目標。麥克阿瑟對於聯合國管制日本委員會之重要提案或建議，絕未被採納，該會此種畸形情形，已引起全體代表之不滿，美國代表當然例外。（合衆社）

國際零訊

△東歐各國駐會黨將於明年二月九日在布拉格舉行代表大會。

△駐日澳軍一批已撤回國。英帝國駐日部隊，僅留六千英軍。

△世界職工聯盟調查報告說：德國人糧食情況並不比歐洲其他國人民壞，但駐德英軍司令部再三要求增加糧食配給。

吃的都沒有，那來穀上糧？ 川省征實未收到三成

國民黨當局下令漏夜催收

▲成都通訊 川省征實原定十二月底全部掃解，但各縣自開征以來，幾遍告了四出追鄉，人民依然無穀，納，據官方消息，四川全省目前所征收的數字，僅達到總額的三成，事實上是否已達到這個數字，還大有問題。

又國民黨內戰前線軍糧消耗很大，極需各地征糧補充，現又電川省當局命令加緊監督催收，飭各縣人員須遵照實行「三保定額，按戶驗串」等方法，漏夜催收，統限於原定期限十二月底，扫數掃解，否則將予嚴懲。

荷政府破壞荷印協定 荷共宣言嚴予指責

▲延安九日電 據塔斯社海牙七日電：荷蘭共產黨中央政治局發表宣言，指出荷印停戰協定又被破壞，其責任是在荷蘭方面。宣言說：「這一切證實說明荷蘭軍隊一日駐於印尼，一日無和平可言」。宣言指出：荷蘭極端份子在總部同意下，正圖擴大戰事。荷共要求政府立即採取明確政策，限制軍方的行動，據荷共有黨員五萬，在參衆院各有十個議席（各佔十分之一），本報日銷二十五萬份。（新華社）

短評　幾個實際例子

如果說：過去幾個月中，國民黨軍在強大的犧牲之下還可以佔領解放區幾個空城，現在連空城都不容易了。就拿這次收復[illegible]來說，是不幾天以前由人民軍隊自動撤退的，可是不到幾天，又被人民軍隊奪了回來！這不是證明軍事主動權正在發生着變化嗎？

×　×　×　×

[illegible]之役後，國民黨軍，曾以十一個團，猛攻[illegible]城，激戰晝夜，結果國民黨軍三千人被殲，城則屹立未動！還有兩個師正被包圍中，命運朝不保夕！這不但說明了[illegible]，而且也說明了國民黨軍力早已超過了飽和點，今後的發動，是更易受到重大的打擊的！

×　×　×　×

當胡宗南的軍隊大舉向陝甘寧邊區進攻的時候，豫西李先念將軍所部，卻緊緊的拖着了他的尾巴。據大公報所載，隴海路陝段交通車，已在陝縣附近出入，而且停止了。人民的軍隊又佔領了淅川、竹山、竹谿等縣，鄖縣、房縣、均縣[illegible]均受威脅。在豫北方面，人民軍隊又佔領了濟源、溫縣，並封鎖了鄭州到洛陽向黃河的渡口，在此種時候[illegible]無餘了。

市聞一束

△本市取締銀館的事，鬧了很久，參議會的決議要今年年底，必須澈底取締。前此會局與各銀館的老板開了一次會，各銀館的老板說：「開辦銀館是政府提倡的，現在要限期取締，那麼銀館的設備費用就要歸政府賠償。」現在市政府決心取締，並把這意見已轉給參議會作參考了。

△第十區及當地警察分局於八日開會討論治安，夜間即赴所轄區內抽查戶口，據說拉了一些「嫌疑份子」，當地的老百姓恐惑不安。

平津大學教授 要求改善待遇

△天津八日訊 平津各公私立大學教授二百餘人，聯名發表宣言，要求當局改善待遇。

唐山工學院 教授罷教

▲天津九日電 唐山工學院因教部每月僅撥經費四百萬，與實際開支相差三千五百餘萬，致院務無法推進，近來全院教授因待遇菲薄，相率罷教。（中央社）

蘇聯定紀念辦法 涅克拉索夫誕辰

▲莫斯科七日電 蘇聯部長會議已擬定永遠紀念俄羅斯著名詩人涅克拉索夫的若干辦法，藉以紀念他的一百二十五誕辰。（塔斯社）

高工學生反對受集訓

「一受集訓，我們在校所學的技能，必付諸流水，徒增將來就業困難。」

編輯先生：我們是職業學校的學生，在工業的培植被冷落了三年，滿心以爲從此可以將所學的技能獻給久經憂患的祖國，然而，隨着集訓消息的傳來，我們的夢眼看就要幻滅了，因此，我們對於高中學生受集訓（包括師範同職業學校）受軍訓一年的命令不能不表示我們的意見。

我們已受完三年軍訓，實無再受集訓之必要。抗戰期間，軍事第一；復員期間，理應教育第一，當局不如將此經費充作教育經費，以期百年樹人，挽救當前瀕於破產的教育。一受集訓，我們在校所學的技能，必付諸流水，徒增將來就業困難。當局謂軍營即學校，然證諸事實，從軍歸來的同學猶將學過的學科全忘了。

職業同師範學校的學生，[illegible]既是職校，平時自不應服役（指集訓）。國家興辦教育，原爲作育人才，而工業教育，尤爲當前急務。我們真不明白，政府既積極[illegible]職業學校（見十一月三十日大公報社評），理應珍惜此有限人才，而卻偏偏置工業人才於死路。此不特與國家興辦工業教育之宗旨相違，並且給予正在高唱入雲的「工業化」以莫大的諷刺。基於上述各點，我們皆無再受集訓的必要，我們懇切的向當局表示，這種不必要的措施，最好請勿實行。

重慶高工校三下學生十七人上（簽名略）

納谿縣合面場合作社 大利盤剝窮苦百姓

農民郭咸卿家破流亡生活慘

編輯先生：這裏是一封納谿縣合面場的一位鄉農的來信，他不但說出了他自身的苦痛，而且也報導了中國一般農民的悲慘遭遇，他懇求我們幫助，但是在現在的環境裏我們又有什麼用呢？特請貴報將此信發表，也許會對他有點好處。

讀者 張庸上

鳳鳴先生們鑒：我是一個做莊稼的農民，今年請求救濟：去年秋間，無錢[illegible]，聽說合面場合作社，是可以借錢的，托人（託）介紹去借了二萬元，說利錢一月一分八，孫知今年[illegible]萬元，只說還了，那知到現在突然又追問民要十幾萬元，問之下，才知每月是大一分八，又要[illegible]復利推算，我只有五萬元的實款，[illegible]八口人，何能還得起如此大利的借款。一再托（託）人向經理李大隊長要求減少，不但不得減少，反而派了兩個武裝的兵來把我綑押至鄉公所去見大隊長，命我限五天（非）籌足，不然就[illegible]。另外又要[illegible]，只得同滿裝賣了[illegible]，去房屋[illegible]，我一家人被迫搬出，[illegible]，在親戚處存身。[illegible]此苦情，善人們叫我託人寫信通知成都重慶的同鄉，懇懷桑梓，看還能援救否？希此[illegible]地位同鄉代民呼籲，若得團圓，全家沾恩不淺也。此致公安

鄉農郭咸卿百拜

湖南酃縣特務橫行 還鄉青年被迫逃亡

編輯先生：我從湖南酃縣家鄉逃亡到上海來，含淚將我的悲憤寫這一封信。[illegible]

一羣郵務員工 要求免受國民訓練

編者先生：我們是服務郵局的一羣青年，依當局規定，是不供膳宿的，故我們七八個同事，合夥租了一間房屋，組成一個小伙食團，並登記向當地保甲。我們的工作是早晨五點到夜十二點，都有上班的時間不齊，自己工作的時間，[illegible]到十二點，[illegible]，只好以郵[illegible]

航空機械士 天寒無衣穿

編輯先生：我們是今年八月投考取[illegible]

讀者園地

百業蕭條聲中 老闆吃不消稅捐

[illegible]

小言

不顧全國學生的反對，國民政府又要實行所謂：「學生集中軍事訓練」，一年開始，所有高中（包括同等學校）畢業生一律入營受訓一年。[illegible]，就是要把每一個新鮮天真的[illegible]法西斯爪牙，爲當局內戰獨裁的工具。訓練之後幹什麼呢？當然去補充內戰前線的砲灰，[illegible]的「一統」天下，白白犧牲中國的學生，[illegible]。[illegible]國的獨立、政治、經濟等改革，文化、民主、和平[illegible]爲黨統治下，全國廣大的青年[illegible]，會在校讀書的，也要使他們走上去當內戰砲灰的道路，結果是不堪設想的！我們相信，有血性、有骨氣的青年，是不會走這條路的，不會去做獨裁[illegible]內戰的[illegible]，而是[illegible]爲中國的獨立和平民主而[illegible]。

實行「二五減租」

李進

冬月天。白[illegible]打得厚得很，連街上的黑色瓦塊也染成一片銀白色，天氣是寒冷，陰沉，街上行走的人，都縮頸聳膀，把手揣在衣袖裏取暖，口一張，就吐出一股股白氣來。

[illegible]但「一點也不鬧熱」，除了一些來趕場的[illegible]兵外，趕場的人[illegible]少得很，街心空廣得可以跑馬，這不像正做生意，更因爲就要開始拉丁的緣故。但鄉公所的門前，卻破例地鬧熱起來，門口的擔子也被擠走了，兩個穿黃制服的局丁，腰上挂着一盤子彈，有氣沒力地揹着槍在那裏值位，[illegible]也把頭上的瓜皮帽放下，改成一頂綠色的呢帽，在鄉公所的辦公室裏指揮工人，安桌子，抹椅子；因爲就在今天，縣裏頭有要人到鄉來開會議事。

[illegible]的局丁提着一面大鑼在街中心打起來，鑼聲的呼喚，[illegible]便拉長沙啞的嗓音向大衆宣佈：

『鳴鑼通知：縣府委員，來這議事，各保保長，鄉民代表，地方士紳，齊集鄉公所，準備迎接，不得有誤，各保鄉紳之類聽發，鄉長命令，即時齊集，以供應用，誠此鑑！』

人，三個五個，交頭接耳地細談：縣府委員大駕，事情必定重大，說不定是緊急徵丁，一想到徵丁的油水，公事人都不免洋上一個值得回味的笑容；鄉長點着人數，就領着[illegible]去迎接委員去了。

縣府來的是民政科的王科長，和參議會的副議長，由這兩位人物出馬，足見事情的嚴重與重大，鄉長先行帶路，把這兩位貴賓引進休息處休息，命令局丁泡沱茶，又吩咐王書記，快去給王隔三說：酒席置厚些，錢多少不在乎。

鄉公所的辦公室早已聚集滿了全鄉的公事人，門外，又圍滿一堆堆普通人，他們都想明了這兩位要員到底是來幹什麼重大事。

委員已經休息好了，又由那穿黃呢衣的隨從引入會議開會，當委員步入辦公處時，全體公事人都起立致敬，大家低頭屏息，如同入定的老僧，直待委員逐漸點頭回禮，鄉長高叫坐下，這些人又才回復了坐的姿勢，傾耳細聽。

民政科長首先被請來訓。他一站起來，先用舌舐舐嘴皮，而後：

『本人奉命來這，是爲實行主席所宣佈的二五減租，二五減租是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唯一方法，我們今年一定要實行……』

王科長仍在滔滔不絕地發揮其偉論，下面的人都失望地縮轉了頭，不愛聽這些經濟，心裏在想：原來是這件背時的事，誰甘心來坐冷板凳？甚至當王科長講完坐下時，也只有挨着他坐的鄉長拍拍手表示贊成。副議長講話時，也仍是那一套，減租，減租，二五，二五……

公事人心裏頭煩，也[illegible]，原來只爲這一件不關痛癢的事，硬弄活見『二五子』了！尤其，聽到今年要行減租，心中又剝上了一個大剝削，誰不是有田有土才能當公事人，現在，又要向自己開刀，就是皆有此理，杜老先生一氣之下，站起來問：

『王科長，減租是哪年實行？』

『上面的命令是今年實行。』王科長說。

『鄉長命令傳曾有此話：今年早已收了租了，又要再行減租，硬是和我們這些鄉紳作對，沒那個作了又要退佃，又要進谷子給佃客，那我們倒有啥子搞頭！』杜老先生的話，有些刺激了王科長的尊嚴，[illegible]鬍鬚翹起：

『主席命令，哪個敢反對？我們只是照他的命令行事。』

『主席的命令倒是不錯，去年免了的糧，又要我們上，既要糧，又要我們減租，他硬是逼我們：給如要××——變失節，硬要我們活不下來！』

『硬來的話，減租絕難，兩頭都担負，沒得那們安逸的事。』

『那個贊成減租硬是斷了子孫的，三代人都坐不得上八位。』

辦公室成了嘈雜的一片人聲，人人都感切身之痛，都在頓腳發脊，王科長氣得眼睛發紅；下面的人卻照也不應，[illegible]一次又一次，使得議事的辦公室變成嘈鬧的豬市場。鄉長看見太不成話了，阻止也阻止不住，就把鈴子在桌子上狂擊，由於鈴子的狂鳴，大家都住口了，鄉長把臉面鎮起：

『吵鬧啥爲啥不說？這地方被你們弄成了什麼樣子，上面的人看見成何體統？！有話一個人起來說，不准搶起說，太沒有開會常識了！』

鄉長的發氣，使大家都塞了口，再也不敢亂說話了，辦公室又復歸於沉默。

王科長又立起來講話，他還是非常平靜了：『二五減租，乃上面的法令，我們在地方上辦事的，可以活加辦理，總以能上下相安爲對，老實說，我也有幾畝薄田，我和諸位心理甘願了不遠，我和副議長及參議會的人商量了，[illegible]才決定先行由縣裏具報已實行二五減租，再往鄉下[illegible]一次，若上面不緊催，大家借不是照原樣行事就是了。』

王科長的話，這次是討了熱烈掌聲的，副議長也不甘示弱，也起來講話：

『我覺得各位起先對王科長有誤會，王科長是實心實地爲我們辦事的，二五減租乃上面所頒行的法令，王科長是現任行政官，他不能不照頒實行，實期，他是縣先向參議會提供議上不瞞下的辦法的，我們今天來，也不過是完成手續，我們是民意機關的代表，你們當然要相信我的話。老實說：主席宣佈二五減租，不過是應付外國人，抵制共產黨，你們只要明白了這其中的真意，自然用不着反對，若真正實行二五減租，中央要人那個不反對！我要求你們，擁護二五減租，完成[illegible]大業。』

下面，人們狂歡地站起來，高呼擁護，副議長含笑地坐下去了。

鄉長看看壁上的掛鐘，就宣佈散會，引領王科長和副議長到王隔三菜館去用膳去了。

在鄉公所的佈告牌上，也由局丁貼上一張[illegible]紙的紅字標語：

『遵奉主席手令實行二五減租。』

集訓頌

扶搖

我要『理藏於民』，
所以趕快拉壯丁，
而且快要『行憲』，
所以集訓學生，
學生們『思想不純』，
硬說自己是[illegible]子孫，
所以必須集訓，
澈底改造一下腦筋。
使國家復興，使國家強盛，
打扮成一個『頂好』的洋兵！
『民族自是反共鬥』。

這道理你要牢牢記心！
這正，這是爲了『國防』，
中央日報已聲清，
同科等於擔任『聯絡』，
中日從此不分。
剩下的那就是『[illegible]』，
『五個月』定講把他們『
[illegible]』？
你們快來『保衛國』，
打死了也有『頂好』的名
譽。
◆ ◆ ◆

許明芝

雪蘅

早上點名，許明芝還是沒有來，我和平常一樣的在名字下面記了二個缺席符號，可是我心裏卻想這孩子從來沒缺席過課，也沒有過遲到過，今天怎麼會突然不來呢？我心裏也包了一個疑問。

上第一節國語課時，我一進教室，眼睛就向第四排靠近牆邊的那個座位望過去，仍舊沒有她瘦瘦的圓臉，『她還是沒有來啊』？我心裏[illegible]的惦念道。

我本想叫兩個學生來問問明白，可是許明芝平常有一種很孤獨的性格，不大和人接近，一般的學生看她那副窮樣，穿的一身補疤衣服，也很少有人去理睬她，每天她只一個人孤零零的來上學，又一個人孤零零的回去。

一天，兩天，三天……的過去了，許明芝仍是沒有來上學，也沒有來請假。我翻了翻學生家庭通訊處登記冊，找到了許明芝家的地址，決定放學後去她家訪問一次。

在[illegible]旁邊一排擠滿了淒涼的馬糞味的狹窄的小巷子裏，找到許明芝的家，一間低矮得可以碰着頭的窄小的屋子，沒有窗戶，又加天空是灰濛濛的沒有陽光，這間屋裏更顯得陰暗黯淡了。

『這是許明芝的家嗎？』我站在屋簷口向屋內坐在一條矮凳上，手裏拿着一隻鞋底在釘的中年婦人問。

『是的，你先生找那個？』這婦人連忙站起來，放下手中的鞋底，[illegible]

外邊擦皮鞋，小的個係天出去撿一點煤炭花，我就留在家煮飯，空下來幫人做點針線，明芝回家來領點衣服來洗，一家人都要勤才勉強活得下去。』她說完淚珠珠已滾到了眉睫：『先生，那個又不想[illegible]』

[illegible]

『先生好！』她快生生的向我鞠了一個躬。

『阿——好。』[illegible]

『[illegible]家很忙，不能上學嗎？』

『是。』她停了一會，聲音低微得有些顫抖的說：『劉先生，我——』

『你什麼？』

[illegible]它們無情的滴落在我們身上，我稍微移動腳步走近牆邊。

『我快結婚了！』這句話是經過很大的努力才說出來的，話一出口，孩子兩顆晶瑩的淚珠就流了出來。

『和誰結婚？你爹爹同意嗎？』我簡直不敢相信這十四歲的小女孩就[illegible]。

『給秦保長換二兒子，先生，我不願意啊！』她的眼淚好像缺堤的水潮，我再也抑壓不住對這孩子的同情而生的義憤，而使我也流出了幾年來少流過的眼淚。

『爲什麼你爸爸要你和這一個不願意的人結婚？』

她哽咽着告訴我：

[illegible]

『劉先生，你時常對我們說許多[illegible]的故事說我們窮人是會翻身的，今天，劉先生，我——』[illegible]

『不要傷心，你回去[illegible]』

我每天點名，再也不叫許明芝了，教室裏第四排靠近牆邊那個座位仍還空着，學生們似乎已經忘記了許明芝，我心裏卻永遠有一個痛苦。

買槍費

南泉

那幾年，
他的爹天天焦：
嘴裏要得活七八口人啦！
半塊冷沙地？

今年子，
保長說是防土匪！
家家戶戶硬要買支槍！
婆婆吊起細沱眼淚水
東一拐
西一拐
冷沙地估是賣不脫。
婆老人家
抱着孫兒孫女哭：
明天，買槍費滿期啦！
餓打挨屁的日子又到喽！（完）

姜大嫂的「成仁」

天知

要人常常說『不成功便成仁』，『不成功』的事已很多了，但他還不會『成仁』，因此我倒想起鄉下女人[illegible]的故事來：

姜大嫂，是一個又瘦又黃的婦人，[illegible]

[illegible]

『你[illegible]，差點把老[illegible]下水去了！』

徵實徵丁聲中的樂山

徵實將近十四萬担，徵丁令已下，不久又要舉行『大清鄉』，現在各鄉鎮人心惶惶，大家提心吊胆的度着恐怖的日子……

（樂山通訊）秋收後，照說樂山人民應當是快樂的，[illegible]

[illegible]

嚴冬威脅津市

衣服食糧燃料缺乏，物價高漲，人民生活萬分困難。

（天津通訊）塞北的寒風早已開始向這座[illegible]的城市吹襲了，最近幾天來，更是冷得厲害，[illegible]

[illegible]

（陳方）

學府風光

北大

[illegible]

燕大

[illegible]

中央工專

[illegible]

立教聯中

[illegible]